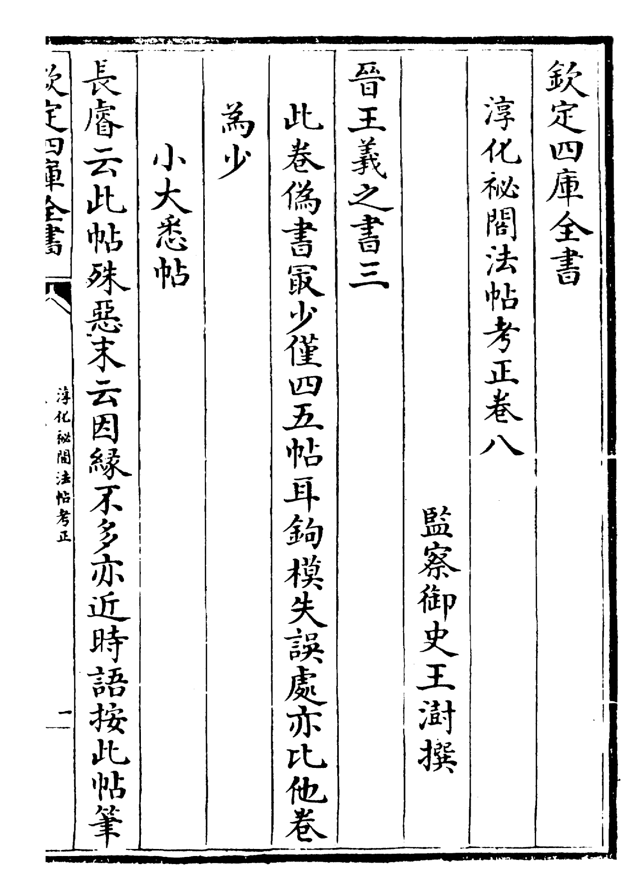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八

監察御史王澍撰

晉王羲之書三

此卷偽書冣少僅四五帖耳鉤模失誤處亦比他卷為少

小大悉帖

長睿云此帖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時語按此帖筆

法淳滑既乏右軍勁骨而當時鉤模又極草率疑誤不成字處極多如未悏悏字施作惟顧作惶汝海汝字黄作臨顧作諮死帝帝字黄作書顧作罪皆不可辨又以來當是比來顧作以來實爲當是賓禽王略帖賊重命想必禽之爲字亦如此顧作賓命多問當是承問或作年問故不耳當是故尔耳或作不耳皆未可據以爲定

下公陳云下壺也

清和帖

此與七卷桓公當陽帖皆是未入洛前語云殷生數問北事勢復云何時桓公雖奉命北征尚未聞伊水之捷故數問北事云何也安西庾翼也或云謝奕按奕以從兄尚卒後乃遷安西將軍當桓宣武入洛時方表尚都督司州諸軍事決知非奕考晉書成帝咸康六年春庾亮卒以翼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軍事授安西將軍代亮鎮武昌康帝建元二年秋翼經

略中原移鎮襄陽此云安西已至決當是翼也晉自度江後中原淪沒右軍深痛惜之故於庾稚恭經略中原桓宣武北征入洛切切經心屢書及之忠愛之意藹可見矣

首行適字次行云字勾模有失三行荒字失下一横波帖于荒字下甚字上有空知荒字刻未全也泉本正有横波

運民帖

大觀以此合上作一帖無可據其筆法亦與上不同又以此下頃為此七字合作一帖文義似相連屬而筆法又不同仍舊為得

當字處叛字鉤模有誤

多日不知問帖

以小差當是比小差或作以右軍以與已通作以顧作似非若耶觀宜當是觀望模搨有失耳大觀改正良是乃荅當是苦言病後往若耶觀望乃苦與上隱痛

耳一作者非一日一夜當是一日一昔言一日一夜勞復不極也劉顧作一日一發非亦字末筆疾引下當是不一一而鉤模時失之耳

鄉里人帖

鄉里人二行十五字與下文義不屬又第二行稍短當别為一帖名或作不非

轉佳帖

亦自勞獎亦字首多一折難以求泰以字左多一點皆

鉤模之誤或當是武唐孫過庭書譜或字皆如此一作㦤非

大熱帖

力不〻當是力不一一劉顧作具非〻〻〻〻當是義之白凡古帖一點在行中者為疊字在帖末者為白字此當是白劉顧作上非

周常侍帖

常侍周孝侯處第三子札也按晉書處與子札皆拜散

騎常侍然處在未度江前其子札以晉度江後始拜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軍事則正在右軍時故知當是札也

吾唯辦辦帖

前四行當别為一帖不大思下三行筆力殊縱爽與前不同又文義不屬知當為二帖也

得西問帖

玄度許詢也

中郎女帖

此帖筆力散緩當是偽作

悵劉顧作往一作德從劉顧作冷一作論俱未可據以為定兩存之

發瘧帖

不得當是不具筆駛偶異故似有字耳不得〻〻當是義之白古帖凡帖末一點皆是白字此承之字疾筆牽帶故不可卒辨耳

腫不差帖

面近王本作面白淳化作近為是

足下各如常帖

長睿云此帖亦唐人作比初月帖差勝愚謂此帖韻道

筆古正當是右軍書長睿每以文從字順者疑非右

軍十七帖何嘗不文從字順以此見疑過矣弇州云

淡悶干嘔咸古字須右軍乃解然然

長睿云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淡作痰

干作乾非也

按喬仲山云干嘔帖字畫圓勁雄雅而紙亦古知是唐初人所臨於書行空間直界成路蓋為久而卷舒恐致背絹絲文磨損字面故置之書筒而秘之文三橋云喬説非是古人寶愛名帖常以自隨王世將得索靖二十四日帖置之衣帶中至宣和間摺痕猶在即此類也筆法高古迴非後人所及上有南唐内合同并集賢院印又蠶溪黄素草首前後皆用宣政内府

圖書印之嘉靖間王元美得於慧山談氏印識題跋具存此帖傳流有緒如此具非偽作無可疑矣

力不〻〻當是力不二一劉顧作力不具非

賢内妹帖

矣字舊釋作賢則少第一筆當是知然本帖有知字作者或由書法各異

狼毒帖

三兩劉顧作三兩於文義為得然右軍帖凡兩字皆作

友此作雨則是雨也遠近清和帖又頃水雨雨字正
作雨

夜來腹痛帖

修齡王胡之也亦稱司州北中郎荀羨以疾徵還朝廷以郗曇為荀羨軍司代羨都督徐兗等州軍事此云重熙旦便西與別蓋將代羨時語也

安西帖

此帖重見本卷後筆法既不相同文亦詳略各異一帖

而前後異同若此何所可據乎

潤轉久帖

長睿以辛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疑此帖為偽按此帖飛動中具肅括意定非右軍不能長睿鑒未定

知足下常得之當是同之劉顧作得誤

冬中感懷帖

示明是不一一劉顧作具非帖末之字帶下一點乃是白字一本無白字失之

邛竹杖帖

顧汝和云周益州名撫字道和咸和中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永和初桓温征蜀以撫督漢中巴西四郡軍事鎮彭模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在州三十餘年卒

山谷云右軍與益州書凡廿許帖即今之十七帖也銓次者誤置兩卷中耳

不得執手帖

不得上絳帖有義之頓首字悵然下亦有義之白字

劉次莊分足下以下十二字別作一帖誤

阮郎帖

長睿云阮公故尒一帖非逸少書

阮郎未詳何人或云即陳留阮裕裕有重名為王敦主簿敦目右軍為不減阮主簿豈即其人邪阿萬當是謝萬太傅安弟也桓温經略中原以萬為豫州刺史監司冀豫并四州軍事假節右軍以其矜豪傲物故箋與桓温有違才易務之語此帖云阿萬守篤大尒

不得力蓋是其受任北征時忽有疾也萬石此出右軍深不欲之故詞語遲回反復如此末云自必出惟須小差則所謂成事不説者耳鐵石亦未詳或云殷鐵石則是梁人决知非也

阮ㄋ字末多一折當是阮郎劉顧作阮公未是或作既月尤非阿万當是阿万右軍有阿万來一昔不得眠帖當是一人顧作何万非也大灸不得力黄作大惡顧作將力皆非復助且三字鉤模皆有失大觀摹正

絳本誤以此帖合下上虞蒸濕二帖為一帖

蒸濕帖

元章云此乃子敬代父書長睿云非也結字殊不同詞亦異晉體愚謂詞故無異但結字不類右軍耳

病字末筆鉤模少一折義字模誤刻下行短當失一面字

不得西問帖

此六字亦是桓温末入洛前語

江令宅圖帖

顧汝和云劉釋作近令送此宅圖近字與下文詞意似舛而與水丘之丘字筆法正同當作丘彥遠帖錄云令與丘山陰書借人又語丘令臨葬借輕車竊意即此丘令也右軍宅在越之蕺山令為戒珠寺隸山陰庸非此宅圖邪

卌

敘四十字并也劉誤作州畝徐澄齋誤作卅水丘與帖首丘字同或亦誤作近

以上四行當自為一帖適行盡劉次莊便合下謝生為一帖誤

謝生在山帖

說已見第七卷不審比出下三行當别為一帖

飛白帖

劉次莊以丘令宅圖至此四帖合為一帖非

昨遣書帖

喜慰之亦時行當是喜慰之亦時行劉顧連之亦二

字作足下按下字草法當作八此作六則是亦字劉顧釋誤大觀〻上失一點故施作重慰亦誤今日文義當是今日非緣模誤即書時偶多一折耳作令非了〻之劣〻按書法當是公與卿小異劉顧作卿亦非帖末之下有白字一本無白字非

採菊帖

何以永日當是何以言當採菊消此永日也劉作似顧作比皆非採菊當是採菊山谷作採藥謂失一筆亦

非

增慨帖

增慨下筆法與前五行不同當别是一帖想亦能果劉施釋作必固非顧作君亦未是疑當作示

右軍行穰帖還示正如此邑劉施作遲正是顧云書法當作迈非多散按書法當是節散劉顧作善散亦

可通

由為帖

按此七字筆法迥與上不同亦當别為一帖官帖正越行汝和謂由為二字連下因上行示下不能容故耳誤也

不〻當是不一一劉顧作不具非

月半帖

米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云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蓋後人寫二王尺牘中語耳按汝帖有右軍念足下罔極之至不可居處一帖詞語筆法與此正同大小異

耳要之皆是偽帖

獨坐帖

米芾按書法當是者舊俱釋作去亦通

安西帖

長睿云安西庾翼也翼之鎮荆州以石虎衰暴妻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弗以為然故逸少亦以為常言及聞其還襄陽乃云

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剋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議而終以為當猶趙充國之討罕羌初是之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無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乏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

此帖已見本卷惟多說不復付送讓都督八字

如兄子帖

如兄子下當別是一帖兄劉誤作見乞當是督劉合上

帖俱誤作共嵩即庾子嵩遠即王弘遠

黄甘帖

三百當是三百上下各借一筆耳劉顧誤作二百舡信

劉顧作船信玩其筆法當是匠字古者以使為信如

云信遂不取答言使者不取答書也後世始以信為

音信之信晉時未有此語此帖若作船信不可得則

是以為音信矣恐非晉旨

尊夫人帖

米云偽帖

日五期帖

此帖格韻殊俗亦是偽作

雨快帖

万石謝萬字前阮郎帖稱阿万當即万石右軍與萬為輩行而年長於萬故或稱万石或稱阿万古人相知無間每如此桓溫經略中原以萬為豫州都督前阮郎帖云阿万守篤大灸不得力而從事已至甚無計

蓋是其將往豫時適有疾也此云萬石轉差灸得力不蓋聞其病少瘉不知其果得力於灸否也兩帖詞語正相首尾

不去懷當是不去懷劉作不知誤望其〻至字似王字當由鈎模少誤小〻〻當是不一一下還具正作〻則知此之當為不一一也劉顧亦作具非

取卿女聟帖

汝和云聟壻同千祿字書聟聓壻上俗中通下正劉與

施誤分作知耳兩字𠈃泉本作沐大觀同秤當是腫
不當是不言腫休不令何似甚耿耿也劉顧誤作知

適欲遣書帖

元章以此帖為智永書長睿亦以為非逸少乃其跋秘
閣續帖又以為真愚謂此帖圓勁古雅定非右軍不
能米黃所鑒皆臆決無據故一人而前後互異如此
此帖又見續帖第四卷無帖尾故果之王羲之六字
以來當是比來劉施誤合作幾〻或作區區面〻顧

云疑是拜字

此郡帖

東坡云逸少謂此郡難治吾無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為懷祖所檢察耳按右軍與王述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憂去郡右軍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甚恨之及述都督揚徐諸軍事檢察會稽哿急右軍疲於簡對故有無故舍逸就勞歎恨無所復及之語蓋將辭郡時與人道情曲如此耳非與述也長睿遂謂逸

少與藍田方隙豈復自章逋滯夫以右軍之清真雖與述道亦復何害豈若後世之周章回互者哉無何果辭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出既已誓墓旋即辭世蓋懷祖之檢察適以成右軍之高服食採藥登岷領峨眉皆當是此後語則此一帖實右軍出處之闕淳化以殿右軍帖後大是有見

此帖傳模多誤自非常才非字失一筆大觀模正舍逸於勞當是就勞帖誤作能劉正作就於人事請託米

作交人顩作夏顩是小蒼米作北都長㕍作小却兩皆失之小明是小不是北考明是都不是却言此郡煩劇或小都得小差為可耳即求分會稽為越州之意始終恥為懷祖下耳自行人失辭為時流所笑於是始為誓墓之文決然辭去當作此書時意尚未決絕也未忽或作未忽或作未免或作未見皆可疑小差差字上作竹頭亦誤米元章謂不差豪髮未之細審耳以當是頃劉誤作須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八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九

監察御史王澍撰

晉王獻之書一

王獻之字子敬右軍第七子起家祕書郎歷中書令卒贈侍中特進光禄大夫太宰帖目當稱東晉特進光禄大夫王獻之書

右軍書雖鳳翥龍翔實則左規右矩所以無妙不臻

大令則離而二之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所以右軍風流漸以澌薄子昂得其專謹元章得其縱逸皆於大令各得一體然皆能絶詣其極所以能名一時傳後世此卷大令諸行帖風格清勁已拔子昂之髓後卷諸行草則元章底本盡露矣雖不及右軍猶堪陶鑄米趙王元美謂大令散朗多姿已逗漏李北海米元章趙文敏消息可謂善鑒

相過帖

此帖韻殊清迴自是子敬存意書米元章以為無名人偽作殆是臆決長睿云借非獻之韻自可賞亦以米説為過

未嘗暫輟當是掇字施作掇殆無宜處施作寘顧作寘漄流施作涯顧作灌既已往多顧云當作頁然文義當是矣皆未可據以為定闕疑為得

諸舍帖

以問慰情當是比問劉顧作以非

永嘉帖

此與上諸舍帖筆勢不同上適行盡劉顗合上作一帖誤鶩還慰意下五行與永嘉四行筆勢正同且文意相屬定當是一帖顧反分作二帖尤誤

真壽鶩皆當是王謝子弟小字長睿云鶩者猶衣羊顗虎之類或以此鶩即逸少所愛之鵞甚可鄙笑按右軍有鶩差不甚懸心一帖當是一人王氏子弟多以禽名為小字如鶻不佳鶩還慰姊意之類賤之深正

愛之甚也

已嘗向發宜作當言鷲還令正當發分張傷懐也下嘗復憂懸亦同大令鴨頭丸帖二當字皆如此書顧作嘗非

諸女帖

何日乙至乙上乙轉筆圓下乙轉筆稍方上當是至下當是慰言阮新婦以何日至至則慰姊目下也目下之末一帖有君書二字按此帖下當有亡失二王帖多

不可讀而王侍書又了不闗意茍以成卷遂至首尾脫失不復成章者不可勝數如七卷所收右軍龍保等帖皆十七帖中所有烜赫在人耳目前者王著乖離舛繆尚如此此况不經見者乎以此而推其他乖離舛繆大率類此昔人有閣帖如土苴之論推理殆不為過

授衣帖

長睿云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為一卷官帖中亡其帖尾

政在此耳下尚有當令可復使不萬全不願具以多算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為因絫耳比者切但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共四十三字官帖亡之又具間多有燥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所失多矣按長睿所見當非大觀正本僕於仁和湯懷清少宰家借得亮字不全本對校因絫作因累當不可言只作當可言無不字於當可旁各加一點言下亦加一點末死下無罪字與長睿異絳帖則與長睿同惟

以因絫為因叅則異耳又絳帖自當今下四十三字筆法差瘦與前不同大觀則前後如一一帖而三刻互異如此果將何所為據乎

脚及可痛氣當作脚及耳痛氣言脚與耳皆有痛氣也劉顧釋作可文義不可通又可字與帖末可字長短雖不同筆法自一當以耳為正顧釋誤先大惡大字不乃為恚恚字俱模失政當作正正乃家諱故右軍父子多以政為正說已見第六卷

安和帖

此帖龍蛇宛轉絶有奇致然於右軍風度亦不免少漓矣蓋已開顛素之先要之自謹入縱由正入奇風會遷流自然有此然愈縱愈奇亦愈以薄矣窮必思反志古之士所以貴復其初也

體復asdf當是體復何如何字筆尾少帶與如字接故有似必耳顧誤作何必誤以有佳以當是行有佳酒行黃諫作何酒次莊作治俱非

大觀帖尾有獻之兩字字亦徽大施謂别用摹入按古帖凡作名處多有異態右軍帖中如此者不可勝舉此益官帖失摹非大觀移掇也

姑比日帖

此帖及下思戀歲終兩帖馮涿州家快雪帖亦模入而淳化雄厚快雪清迴各有勝處快雪當别一模本然古帖多失真即此亦可推見

獻之白一本之下無白字按古帖多以獨點遠帶下為

白此帶之字連下或者不省故失之耳右軍帖帶下者多有以服散當是以巳字右軍多作以說見第六卷顧作此亦通

顧汝和云此隣張堪小字

思戀帖

奉兄無復日當是奉見劉顧誤作奉兄

節過歲終帖

漸復先帖正作先劉釋是施作充顧作克皆非

顧餘帖

施云此帖前段已亡無文義可考

育與俛亦當是王謝子弟小字㤙心懸字首多一折當是筆帶上來模者偶重耳然懸字左傍是倒首理亦無誤

適奉帖

適奉以下四行劉次莊別為一帖最是顧誤合為一

夏節近帖

再拜上文義當有𠁊之二字模失之耳𠯗復多少文義當是𠯗復多少然書法却是知亦緣勾模有誤

思戀帖

無往不至文義當是無往不至言思戀無所不至也至與禊帖羣賢畢至書法正同唯起筆多一小折與顧餘帖懸字同皆由模失劉顧皆釋作慰按草法慰作至起亦無折仍當以至為長

歲盡帖

歔之亦忘情當是惡情言歲盡感懷胷殊惡情也或作忌作忘俱未是勿謹〻諸不夭勿當是勿〻晉人多以倉皇爲勿筆勢偶短耳劉作匆非匆〻乃近世語晉士無此謹〻當是謹白諸不夭當是諸不具顧作勿謹拜疏不具皆失之〻乃拜字古帖再拜多作再或作行非

衛軍帖

衛軍王恢也或稱王薈按王薈以疾卒于官贈衛將軍

帖云衛軍猶未平和則晉尚未卒不應遽稱衛軍考晉書王劭第三子恢為右衛將軍此稱衛軍定當是恢况下僕射正為王劭則衛軍為恢無疑

冠軍云懸企云當是首劉作告非

吾家鬱岡齋亦收此帖筆法與此不同字之大小亦異當别是一模本

静息帖

長睿云頮消息内外極生冷内外二字本行旁注故字

差小而眛者摹填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為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令人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殊失格體至如蘭亭敘古本二十八行第十四行閒接紙處特潤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法書率如此而此帖僧下亡權字世人乃云僧者曾之誤因模入行中讀為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考晉書逸少本傳載此敘俱無曾字益可是正乃知

善模帖者勿問其黯滅注闕横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不失真矣今法帖多妄更易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既殊體不綴屬後人從而放之一行之中洪纖頫異號子母體如第五卷偽智果書是也每一觀之使人深慨

又云礜石深是可疑事兄憙患散輒發癰散者寒熱散之類散中益用礜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

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草木粲曰

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氣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礜石滿塋又令洛水冬月不氷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礜石令取此石置甕中水亦不氷又鸛伏卵以助暖氣其酷烈如此

姊性纏綿帖

施宿釋注云自姊性纏綿下載續帖第二卷右軍部中字體一同按帖中明有獻之字其非右軍不問可知續帖誤也又前行宜思之也下有獻之字文義已完

此兩行當别是一帖且筆法與前不類的的無疑顧

合上作一帖誤

姊性帖兩𡚒字皆是當或誤作常

鄱陽帖

鄱陽庾冰也冰既輔政懼權威求出遂除都督江荆等州軍事江州刺史鄱陽屬江州郡故稱鄱陽也冰七子倩柔以海西公廢桓温陷以武陵王黨殺之緼於廣州飲鴆卒希以討桓温故城陷被搶希邈及子姪

五人斬於建康市惟友及緼諸子獲全所謂鄱陽一門艱故至此坐視其滅盡使人悲慙者也子高未詳

阮新婦帖

勉與免同𭥴乃當字大令凡書當字多如此劉顧作常誤

奉對帖

義獻兩世皆為郗氏壻羲之郗鑒婿獻之郗曇婿獻之以選尚新安公主遂與郗離婚此帖當是離婚後書

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獻之以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遇疾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獻之云不覺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按王謝為江左名族獻之又名父之子乃不能以禮自守怵於富貴自絶糟糠為終身之疚此帖云方欲與姊偕老豈謂乖别至此唯當絶氣雖未嘗不深以自訟然一誤莫及悔亦何及觀其字畫草草多失法度即當年媿恨之意可知然猶知自訟故猶有可尚處考晉書重熙止一子名恢此帖稱方

欲與姊偕老定當為與恢書或即與妻長眘但云當是與郗家帖未之深考耳

長睿云郗氏自太尉鑒後為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繡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郄因讀為郤詵之郤非也郤詵乃春秋晉大夫郤縠之後郗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姓原既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遂不復辨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不講之故也

髑髏〻帖劉作髑顱不可解或作髑額當可通髑額合

歡睡也如字右闕中一筆當由鉤摹失誤後見姊姊字可證乃顧作別為是長瘖作反亦通或誤作列御伤當是纏綿顧作俯仰誤尚顧正作當劉誤作常

夏日帖

思道繖之子楨之也小字思道

可乃當是奈何奈何中加一拂當帶下作點模者失之耳顧但作奈何失之

思戀帖

奉見帖明是奉見或作奉具誤信還帖是信還顧云作還亦誤

白東帖

倉卒乏當是倉卒之劉誤作令娛帖本作娛劉譌作悞不乃先不惡上失一小畫

發吳興帖

顧云經感二字特小似以旁注摹入行者按經感當是

纆慼劉顧作經慼非告風疾告字差小亦旁注模入五王本楷書吾字与王本草書興字後當是復一作後非故云當是云劉顧作故足亦非視華視字左上失一點

昨遂不奉别帖

黄山谷云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耳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殘素敗逸遂多闕耳觀其可讀者

知其尒耳米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

長睿云昨遂不奉帳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按此帖載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中為王氏歴世傳寶墨跡豈有僞理長睿每以辭語明顯者為非二王書臆決無據又此帖唐摹墨跡今藏　武英殿曩在京時嘗得見之不奉下紙破碎尚有别帳二字猶存其半淳化去之深字唐摹本作深淳化作去大觀承之皆誤

又通體字形雖具而精神氣骨無復十一淳化信士
荁矣
賢氣九帖
比服服字作肸大觀作服當以大觀為正齊劑通前漢
藝文志百藥齊和正作齊此書齊字以中筆帶下當
字淳化模失大觀殊楚楚也
先夜帖
此帖乃大令倣右軍筆法者故竟體有似處然縱逸之

氣故時露泻泻一字相混無别當由模誤顧作湯酒亦臆決姓字首筆當帶上别字來本書與刻帖行列處長短不侔故越行中斷耳大觀正依本

玄度帖

長睿云玄度帖米以為無名人作僕謂此真晉人語但筆勢疎緩謂大令書則非帖云仁祖欲請為軍司按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

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人偽作第十卷玄度何來遲亦此類按世說新語注獻之卒于孝武帝太元十三年考本傳謝安以太元十年乙酉卒獻之疏請加禮未幾遇疾卒於官若如十三年之說則去安之卒已三年不得云未幾遇疾卒矣當以長睿之言為正

玄度許恂也興公孫綽也齡即修齡王胡之也仁祖謝尚也諸并當是吳劉作吾或作從誤

慕容帖

米云亦無名人偽按此兩帖與第七卷前右軍諸帖當是一手偽書賴字左半鉤模小失

薄冷益部兩帖

黄山谷云薄冷以下至消息二十八字是歐陽率更書不但得之筆法其語氣似隋唐間人

元章云薄冷益郎並歐陽率更書

長睿云米以薄冷益部二帖為歐陽率更書實然但米

誤以益部爲益郎耳益部耆舊傳益借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

寫取了字筆末引長當是寫取耳顧作了恐未是求次按書法信下當有疊字劉但作求信次非

餳大佳帖

餳大佳下兩行當别爲一帖非直文義不屬筆勢亦小異要之亦是率更書

前告帖

此與前玄度兩帖皆一手偽書米鑒良是又鉤模多失筆家泛當是家從舊釋誤作信非直晉人不以信為書信之信觀其草法亦是從不是信也德遠佽字中失一小畫所致𣲖字本一重筆有飛白令分為二永「觀其筆勢疑當是永𠃌失中一畫何可ㄋ乁ㄅ乚𠃌疑當是何可與恐永悶末當有闕文耳作之下令永門恐未必是存疑為可

虋虋帖

此左思詠史詩後少地勢使之然六句長睿云乃後人集大令書

此帖鉤模失誤全不成字而筆力委瑣全非大令風骨長睿目為集大令書猶是過則之論

仲宗黄門二帖

此兩帖深謹中有游行自在之致格韻絶類右軍當是大令倣右軍書乃大令帖中冣上之作長睿以為亦王氏書非大令鑒未是又獻之無子此云諸皃禍變

無常當是諸從之有禍變者

按獻之兄徽之為黄門侍郎後獻之月餘卒此云黄門隕背當别是一人晉書王彬傳長子彭之嗣位至黄門郎彭之為獻之從叔或當是彭之也

外甥帖

今當是令劉作念非㐅當是知劉作欲非吏篤更字上多一點當是鉤模有誤

思戀帖

此帖重見本卷帖末少静字文既少異筆法亦頗不同一帖兩刻且見本卷乃不及覺不省當年何便至此又不省歷代何以都不省覺乃傳寶至此泉本不復録此三行宜矣

此卷凡有三思戀帖第一帖雖與後二帖不同然詞意則一後二帖中字大半第一帖所有應是後人簡括第一帖僞為之

冠軍帖

此帖重見十卷而字勢大小絶不相同燋怺可〻後作燋怺可言此作燋㥩字書無㥩字乃鉤模之誤當以悚為正可〻當作可言劉顧作耳誤

可必不帖

此帖前有闕文三行别是一帖劉合下諸舍四行作一帖誤且第三行勞下明有空地其非一帖決矣

諸舍二帖

首行八字與後塞仰以下十八字筆勢不同當是兩帖

泉本無下十八字亦有見但脫失可惜耳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九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十

監察御史王澍撰

晉王獻之書二

前卷偽帖冣少止玄度等數帖耳此卷偽者過半惟月終及尊體復何如二帖風韻與前卷同疾得損服油等三四帖做右軍新婦鴨頭丸等帖風力圓勁為大令真筆餘皆俗手偽書為沿門擉黑者開先路就

中鵞羣一帖筆力猶欝勁逎發可觀然去子敬風流亦以逺矣

桓江州帖

自此至慶等已至十帖皆是偽書元章謂是張長史以其草法狂縱故有斯目實臆決也長睿云米以為張長史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此帖亦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清韻耳按此十帖與第二卷張芝知汝殊愁同出一手韻濁體俗不惟非大令亦斷斷不

是張長史長史雖狂縱然自有一段逸氣此殊滯下乃俗手習頗素者僞爲二王帖語耳王元美謂長史去此尚三舍恐是大令創草此元美震於其名不敢更爲異同之論耳若大令果作如此書雖兩晉低手之末亦不堪位置何緣便與右軍齊名

此與第六卷右軍適欲遣書等帖又不同彼糾繞無勁骨此猶是圓渾故當别是一手然學之不已定可沿

門㵮黑

長睿云張彥遠右軍帖録有此語此亡其半上有知汝欲求下云云凡九十字亦見續帖逸少部中結字殊應模矩葢王氏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按張彥遠法書要録所載右軍書語並無此帖大令書語中有之亦分作兩帖不省長睿所見又何云也或當别是一書邪

桓江州桓玄也或稱桓沖按沖以孝武寧康元年都督楊豫江州軍事不得專稱江州桓玄以安帝隆安四

年領荆州刺史玄固求江州朝廷不能違則江州當是桓玄玄之領江州後大令之卒十有二年則此帖之偽正不待證之筆法決知非是矣

東攺張彦遠作攺枋當是枋文壽承云疑借作船舫之舫東攺枋恐是當時船名言當具東攺枋三四迎汝也或作攻未詳無湖地名晉書地理志作無湖無上無草按無字即繁蕪之無本不應有草𠚑乃湖字劉作御黄作仰皆非信還了乚當是一一張彦遠正作

一一顧作具非白當是白陳誤作自以當是比孔所疑當是紀若顧作絶欲可疑未識字勾模有誤大抵此帖文多斷續不可曉本是偽書亦不足深辨也

張彦遠法書要録所載與此小異改枋下重一枋字末句比作書欲不能成之亦與帖有異同當是鈎模脱誤

疾不退帖

語同六卷説已見前而書法彼此不同如此決知偽作

無疑也

此豈常下亙筆法當是至至然以第六卷證之當是憂憂筆駛誤耳肌色上大觀有云字滌當是竦或誤

作踈

消息以上五行與上文義相屬當是一帖劉次莊正合為一誤以施作頭頂劉顧作頭項疑當是誤攻言恒

恚投劑誤攻耳

鐵石兩帖

鐵石或云是殷鐵石東坡云梁武帝使殷鐵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鐵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按右軍亦有鐵石今出求救帖皆是偽書

前兩帖[illegible]字俱當是頊二王帖凡頊字俱作[illegible]若須字便作[illegible]左上多一點

逵於當年若作達字上多一小畫若作遲字中又多一折或以上小畫為一字作一達亦未必是存疑為可

不知的得一散懷文義定當是那模搨時失一小折耳作邦非

玄度帖

長睿云玄度何來遲亦似逸少語其字皆長史藏真輩偽作或自書二王帖中語耳如第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真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嘗得當是常復顧作當謂非多感下大觀多共字以豈須言當是卿或作公非後面得以送亦是卿也過半已定當是半日模搨

失耳㽞當是喻顧作呱非干帖明是一十顧云當合作畀非所以致郯陽當是鄭陽以地名故右從邑模搨時失一折耳泉本正有之顧作歎陽非帖後有諸郯乃是歎也又何物近道兩行按文義大觀模誤顧乃謂大觀改正亦非矣劉顧作貪黄諫作奕

忽動小行帖

寍字山谷作畫以為筆誤成十是也自不以㠯當是自不可已竟似何則亦由筆誤歧當還當是歧當還歧

人名也岐當二字以筆駛故亦不甚應模矩

委曲帖

委曲以下六行筆意更縱且行間亦微有空當別為一帖𢀖字模誤打勝常正是想顧作於誤向達都向字失左筆但恐作但恐與第二卷張芝帖且字同則知此上數帖與張芝帖同為一手偽作無疑矣

元章云已上八帖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慶等已至帖

宋曹之格寶晉齋帖有子敬十二月割至帖至慶等大軍止共三十二字董玄宰戲鴻堂帖以爲辭意相屬以置此帖之前合爲一帖信是有見互道尋去按書法當是直道劉顧作宜誤戲鴻本作還道與互全不同此當模誤分化如言當是分張可言帶上張字未一折作可字首筆古帖中往往多如此劉顧不知此義釋作分張少言誤

以上諸僞帖書既狂怪文義又斷續不可通而王侍書

以置子敬卷首豈以此諸帖為子敬竒絶之作耶第六卷適欲遣書等帖亦以置右軍之首見亦如此侍書真偽莫辨雅俗不分一至於此宜其為米王二公掊擊盡也

元章謂已上諸帖為張長史書吾於卷首已辨之矣獨于委曲帖下書以上八帖為唐張旭書豈以此一帖為大令耶此帖書狂顛俗與前數帖同而帖中𠀤字上帖但字與第二卷張旭帖中𠀤字如出一手不必

問其他即此一字已脚手全見矣其同為偽跡無疑

新婦服地黄湯帖

未還勿尔可字可疑劉作何顧作可俱未確

絳帖亦收此帖與淳化殊不同絳本云獻之自吾鄱陽東歸新婦遂不佳服地黄湯來眠食尚未復常憂懸不去心阿姨所患得差否前所論事想必及也明當與君相見耶獻之按新婦帖有唐人摹本與淳化正同當以淳化為正絳本所收乃是後人集大令書鄱

陽東歸集鄱陽歸鄉帖語阿姨所患得差否集阿

姨帖語明當與君相見集鴨頭丸帖語皆集十卷大

令書當是偽帖

鴨頭丸帖

此帖真跡萬歷間藏新安吳用卿家刻餘清帖中信是

大令合作宋思陵題為右軍且為之賛柯九思等亦

未敢有異論恐俱誤

阿姨帖

按此阿姨帖及後豹奴鄱陽等八九帖皆豐潤工穩然之大令超軼之妙與右軍夫人平康等帖同出一手恐亦是代書人作僕此論似駭人意然正有見

豹奴帖

長睿云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之如右軍豹奴既不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此月帖亦後人依

倣

僕謂阿姨以下諸帖為一手偽作此豹奴帖筆意充裕

與前後諸帖同出一手長睿目為後人依倣益可信

鄙見之非妄矣然此數帖格韻猶正與前桓江州等

帖不同故是偽書中合作

孫權據江東帖

此與第五卷孤不度德及董卓以來兩帖皆無名人書

蜀志諸葛亮傳中語此帖正接董卓帖後王侍書不

省以前二段為古法帖以此一段為大令帖又於帖

首妄加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本書魏志何得以為

大令尺牘真不直一笑也

世字中闕一筆葢避唐太宗諱則此帖乃唐人所模唐時書法極重乃亦胡亂傳寫如此王侍書不為削奪乃列之官帖中既偽於前又誤於後不謂古人竟亦有爾深可怪也逺乃盡字章艸法故爾次莊誤作健長睿云西連巴蜀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模者謬誤置之

其下按蜀志失主字帖末信義著於四海下諸葛語尚

未竟而忽以來之大國誠難至也八字盡之此與帖首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同其謬妄如此何屺瞻云來當作封亦臆見

鄱陽帖

散騎王敬和洽也歷散騎中書郎

疾得損帖

大令此帖乃倣右軍然英儁本色故自不乏

極熱帖

冋〻軍悶下兩點或連上作悶悶或連下軍字作悶暈

皆可通

患膿帖

此下四行與上極熱帖筆法既殊文義亦不相屬當

別是一帖又筆法柔滑應是偽作

按長睿以此兩帖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為非王

氏帖吾前言長睿每以辭語顯直者為非二王恐非

定論大抵世愈降則文益多何緣布此消息君有好

藥等語便非大令耶此論書法但當以字為主此極熱兩帖與上鄱陽阿姨等帖筆法氣韻皆同而此更柔滑以此而言長睿目為非王氏帖故當斷以不疑耳

冠軍帖

米云此帖偽大觀以此重第九卷故不著

服油帖

長睿以不至絶艱辛也為近世俗言非王氏帖按此大

令倣右軍書圓渾變化直擬乃父為大令帖中最上之作長睿不能書故不善鑒耳

阿姑帖

阿姑帖同上豹奴鄱陽一手書乆當是知一作欲非

舍内帖

分違當是分違右軍行至吳帖違字亦如此劉作分連頗作分違皆非

復面帖

此與上冠軍帖皆一手書筆直韻弱擬大令之面貌而亡其神采信是偽作長睿以為宋齊人恐尚是過論言之按書法是居字一作首帖前有首字作之與此不同作居為是末了當是一一作耳作具皆非

還此帖

米以此下兩帖為偽按此皆大令擬右軍書得西問帖尤是合作米鑒過也

領軍王洽也穆帝時徵拜領軍按庾亮曾為中領軍庾

冰亦為領軍將軍然皆在大令前此領軍定當是洽

丹陽庾和也升平中代孔嚴為丹陽尹和於太和初

亦代王恬為中領軍然不應一人兩稱決知領軍非

庾和也鄱陽見前卷

故玄風當是苦風帖後疾玄字同此作在非作者亦非

亦〻得當是亦云得作足得非

得西問帖

寇復云何當是冦作寢非右軍桓公推冦帖寇字正如

此

月終帖

此帖米以爲僞按此與前卷永嘉授衣等帖筆法正同皆大令極矜練之作米目爲僞恐是過

東家帖

此帖與前豹奴鄰陽同出一手

昨日諸願帖

此字誤從目鈎模有失洽當是冷作治誤常忘之故爾

怏〻當是常悪公故尓怏怏言操之創不差胸次常悪想公亦當怏怏古人文字簡質如此顧作常念筆法不合怏〻一作憤憤亦通昨來以下當是昨來復下澄齋誤以昨為作次莊誤以復為腹皆非殊乏文義當是殊乏之言以昨下故殊乏也筆駛有似口耳顧云疑作口非石的九的字中少一點模搨失耳泉本有之當以泉本為正萬以力當是冀得力亦緣筆駛故有似何字顧謂當作乏尤非遣〻當是謹白

劉顗作謹謹亦誤

不審尊體帖

米以此帖為羊欣書尤為臆決此與上月終帖皆大令合作米以前帖為偽此竟云羊欣自異其鑒不可解

當是者作告作去皆非

㛹等更惡帖

此與前阿姑東家等帖筆法正同長睿云亦王氏書非大令可謂至鑒

攜其長幼詣汝帖正作詣顧誤作諸大都可爾當是大都可耳前卷授衣帖兩耳字俱如此書顧作可可亦誤

鄱陽歸鄉帖

此帖重見五卷米亦以為羊欣書按此與前不審尊體帖筆法不同而亦以為羊欣不知何據又米於第五卷帖注云子敬而此乃云羊欣自異其鑒亦不可解

此帖與東家嫂更惡等帖大略相同此更率而滑矣定

是僞書

海鹽諸舍帖

黄山谷云右軍寫經換鵞時子敬尚幼少未必能作此箭此是好事者爲之耳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

元章云僞帖長睿云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跡筆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此非僕之所敢知也此書殊不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又帖中詞云

崇虛劉道士鵞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益以逸少嘗書道徳經換鵞山陰曇禳邨道士舉羣贈之故傅會作此帖耳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後子敬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又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其僞不疑

海鹽筆法當是海鹽顧作海鹽按晉書地理志吳郡有海鹽縣大令父子家於會稽去海鹽近定當是也崇

字鉤模有誤

敬祖帖

此帖重見五卷字亦微異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十